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注疏卷十九

漢孔氏傳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周書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序平王錫晉文侯桓轅主瓚傳以圭爲杓柄謂之圭

瓚作文侯之命傳所以名篇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

立而東遷洛邑晉文侯迎送安定之故錫命焉音義

平王馬本無平字錫星歷反馬本作賜桓音  
巨屯勅亮反瓚才但反杓上灼反柄彼病反疏正義曰幽

王嬖褒姒廢申后逐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與犬戎既殺幽王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宜臼立之是爲平王遷於東都平王乃以文侯爲方伯賜其秬鬯之酒以圭瓚副焉作策書命之史錄其策書作文侯之命傳正義曰祭之初酌鬱鬯之酒以灌尸圭瓚者酌鬱鬯之杓杓下有槃瓚即槃之名也是以圭爲杓之柄故謂之圭瓚周禮典瑞云裸圭有瓚以肆先王以裸賓客鄭司農云於圭頭爲器可以挹鬯裸祭謂之瓚以肆先王灌先王祭也鄭玄云肆解牲體以祭因爲名爵行曰裸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詩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毛傳云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流鬯也鄭云黃流秬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是說圭瓚之形狀也禮無明文而知其然者祭統云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鄭云圭瓚璋瓚裸器也以圭璋爲柄酌鬱鬯曰裸然則圭瓚璋瓚惟柄以圭璋爲

異其瓚形則同考工記玉人云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鄭云鼻勺流也凡流皆爲龍口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是鄭以璋形如此知圭瓚亦然毛傳又云九命然後錫以桓鬯圭瓚則晉文侯於時九命爲東西大伯故得受此賜也桓鬯從經爲傳故此惟解圭瓚周本紀云幽王嬖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廢申后并去太子用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申侯怒乃與西夷犬戎共攻殺幽王於是諸侯乃與申侯共立太子宜臼是爲平王東徙於洛邑避戎寇隱六年左傳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鄭語云晉文侯於是乎定天子是迎送安定之故平王錫命焉

文侯之命傳平王命爲侯伯疏

傳正義曰伯長也諸侯之長謂之伯

也傳元年左傳云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是謂諸侯之長爲侯伯王肅云幽王既滅平王東遷晉文侯鄭武公夾輔王室晉爲大國功重故平王命爲侯伯

王若曰父義和傳順其功而命之文侯同姓故稱曰父義和字也稱父者非一人故以字別之丕顯文武克慎明德傳大明乎文王武王之道能詳慎顯用有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傳更述文王所以王也言文王聖德明升于天而布聞在下民惟以是故上天集成其王命德流子孫亦惟先正克左右昭

事厥辟傳言君既聖明亦惟先正官賢臣能左右明事  
其君所以然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傳

文王君聖臣良於小大所謀道德天下無不循從其化

故我後世先祖歸在王位音義

義和馬云能以義和諸侯義本亦作誼別彼列

反聞音問王于

疏

正義曰平王順文侯之功親之敬而呼其字曰父義和既呼其字乃告以

上世之事大明乎文王武王之道能詳慎顯用有德之人以爲大臣文王之爲王也聖德明升於天言其道至天也又布聞於在下言其德被民也惟以是故上天成其大命於文王使之身爲天子澤流後世文武聖明如此亦惟先世長官之臣能左右明事其君君聖臣賢之故於小大所謀道德天下無有不循從其化故我先

祖文武之後諸王皆得歸在王位言先世聖王得賢臣  
之力將說已無賢臣故言此也傳正義曰覲禮說天子  
呼諸侯之義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叔舅鄭  
玄禮注云稱之  
姓小國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鄭玄禮注云稱之  
以父與舅親親之辭晉文侯唐叔之後與王同姓故稱  
曰父曲禮天子謂二伯為伯父伯舅計文侯為侯伯天  
子常呼為伯父此不云伯而直稱父者尤親之也左傳  
以文侯名仇今呼曰義和知是字也天子於同姓諸侯  
皆呼為父稱父者非一人若不稱其字無以知是文侯  
故以字別之鄭玄讀義為儀儀仇皆訓匹也故名仇字  
儀古人名字不可皆令相配不必然也後世先祖謂文  
武之後在今王之先祖成康以至宣幽皆是也懷歸也  
歸在王位者王位是其所有  
也若歸向家然故稱歸也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

愆傳歎而自痛傷也言我小子而遭天大罪過父死國

敗祖業隕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傳言周邦  
喪亂絕其資用惠澤於下民侵兵傷我國及卿大夫之  
家禍甚大即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傳

所以遇禍即我治事之臣無有耆宿壽考俊德在其服

位我則材劣無能之致音義

予如字又音與慙去虔反  
階杜曰反隕于敏反殄大

見疏

正義曰王又歎而自傷嗚呼疲病者先我小子繼  
嗣先王之位遭天大罪過於我周家父死國敗傾

覆祖業致使周邦喪亂絕其資用惠澤於下民言下民  
資用盡致使前王澤竭也西夷犬戎侵兵傷我國及卿  
大夫之家其禍亦甚大也所以遇此禍者即我治事之  
臣無有耆宿壽考俊德之人在其服位我則材劣無能



之致自恨已弱不能致得賢臣恐又不能自立也傳正義曰此經所言追叙幽王滅事民不自治立君以養之民之資用是王者佑助以得之言周邦喪亂不能撫佑下民絕其資用惠澤於下民也幽王之滅由夷狄交侵兵傷我國及卿大夫之家其禍甚大諸言國家者皆謂國為國家傳意欲見君臣俱被其害故以家為卿大夫之家王肅云遭天之大愆謂幽王為犬戎所殺殄絕其先祖之澤於下民侵犯兵寇傷我國家甚大謂犬戎也此經亦是追叙往事言幽王所以遇禍者即我周家治事之臣無有耆宿壽考俊德之人在其服位致使有犬戎之禍亦是我材劣無能之致幽王之時平王被逐在外國之興亡非平王所知言我無能之致者引過歸己自懼將來復然故

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

予一人永綏在位傳王曰同姓諸侯在我惟祖惟父列

者其惟當憂念我身嗚呼能有成功則我一人長安在  
王位言恃諸侯父義和汝克紹乃顯祖傳重稱字親之  
不稱名尊之言汝能明汝顯祖唐叔之道獎之汝肇刑  
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傳言汝今始法文武  
之道矣常用是道合會繼汝君以善使追孝於前文德  
之人汝君平王自謂也繼先祖之志為孝汝多修扞我  
于艱若汝予嘉傳戰功曰多言汝之功多甚修矣乃扞  
我於艱難謂救周誅犬戎汝功我所善之音義

辟扶亦反扞下

旦反疏正義曰王又言我以無能之致私為言曰同姓  
注同疏諸侯惟我祖之列者惟我父之列者其惟常憂  
念我身又自傷歎嗚呼此諸侯等若有能助我有功則  
我一人長安在王位言已無能惟恃賴諸侯也又呼文  
侯字曰父義和汝能明汝顯祖唐叔之道汝始法文武  
之道用是道會合繼汝君以善追孝於前世文德之人  
救周之國汝功為多甚修矣乃能扞蔽我於艱難謂救  
周誅犬戎也如汝之功是我所善陳其前功以勸勉之  
也傳正義曰文侯是同姓諸侯王言已未得文侯之時  
常望同姓助己王私為言曰同姓諸侯在我惟祖惟父  
列者惟當憂念我身伊訓惟也望得同姓之間有憂已  
者以思謂未得更歎而為言嗚呼同姓諸侯若有能助  
我有功則我一人長得安在王位言已恃賴諸侯思得  
其人在後果得文侯告文侯以此言言已思文侯之功  
天子之於諸侯常稱父舅而已既呼其父又稱其字所  
以別他人也初則別於他人重則可以已矣重稱其字

者親之也禮君父之前曰名朋友之交曰字是名重於  
字也輕前人則斥其名尊前人則避其重故不稱其名  
尊之也不於上文作傳於此言尊之者就此親之并解  
之也昭乃顯祖不知所斥以晉之上世有功名者惟有  
唐叔耳故知明汝顯祖唐叔之道所以勸獎之令其繼  
唐叔之業也以其初有大功終當不殞其業故言始法  
文武之道當用是文武之道合會繼汝君以善令以功  
德佐汝君使汝君繼前世追行孝道於前世文德之人  
汝君者平王自謂也先祖之志在於平定天下故子孫  
繼父祖之志為孝也戰功曰多者周禮司勳文又云王  
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  
曰多彼有此六功也言功多殊於他人故云汝之功多  
甚修矣言其功修整美其功之善也文侯之功在於誅  
犬戎立平王言乃扞蔽我於艱難知謂救周誅犬戎也  
若訓如也如汝之功我所善也  
王肅云云如汝之功我所嘉也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傳遣令還晉國其歸  
視汝衆安汝國內上下用賚爾秬鬯一卣傳黑黍曰秬  
釀以鬯草不言圭瓚可知卣中罇也當以錫命告其始  
祖故賜鬯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傳彤赤盧黑  
也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伐彤弓以講德習射  
藏示子孫馬四匹傳馬供武用四匹曰乘侯伯之賜無  
常以功大小為度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  
傳父往歸國哉懷柔遠人必以文德能柔遠者必能柔

近然後國安安小人之道必以順無荒廢人事而自安

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傳當簡核汝所任憂治汝都鄙

之人人和政治則汝顯用有德之功成矣不言鄙由近

以及遠音義

令力呈反賚力代反音酉又音由釀女亮反彤徒冬反供音恭核戶革反治直吏

反疏

正義曰王既陳其功乃賚賜之王曰父義和其當歸汝晉國視汝衆民安汝國內上下川賜汝秬鬯

之酒一卣罇歸以告祭汝之始祖又賜汝彤弓一彤矢百旅弓一旅矢百馬四匹父往歸國哉必以文德安彼

遠人欲安遠必能安近先遠近乃得安耳當以順道安汝之小民無得荒廢人事以自安逸簡核汝所任之臣

憂治汝都鄙之人民用成汝顯明之德戒使歸國善治民也傳正義曰釋草云秬黑黍李廵曰黑黍一名秬周

禮鬱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鄭云鬱鬱金香草也  
築鬱金煮之以和鬯酒鄭衆云鬱為草若蘭又有鬯人  
掌共秬鬯鄭玄云鬯釀秬為酒芬香調暢於上下也如  
彼鄭說釀黑黍之米為酒築鬱金之草煮以和之此傳  
言釀以鬯草似用鬯草合釀不同者終是以鬯和黍米  
之酒或先或後言之耳詩美宣王賜召穆公云釐爾圭  
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知賜秬鬯者必以圭瓚副焉此  
不言圭瓚明并賜之可知也卣中尊也釋器文孫炎云  
樽彝為上罍為下卣居中郭璞云在罍彝之間即犧象  
壺著大山等六尊是也周禮司尊彝云春祠夏禴祫用  
雞彝鳥彝秋嘗冬烝祫用斚彝黃彝則祭時實鬯酒於  
彝此用卣者未祭則盛於卣及祭則實於彝此初賜未  
祭故盛以卣也詩稱告於文人毛傳云文人文德之人  
也鄭玄云王賜召虎以鬯酒一尊使以祭其宗廟告其  
先祖諸有德美見記也然則得秬鬯之賜當徧告宗廟  
此傳惟言告始祖者舉祖之尊者言之耳彤字從丹旅

字從玄故彤赤旅黑也是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  
征伐禮記王制文也周禮司弓矢掌六弓其名王旅夾  
庚唐大鄭玄云六者弓異體之名也往體寡來體多曰  
王旅往體多來體寡曰夾庚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大經  
又云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鄭云學射者弓  
用中後習強弱則易也使者勞者弓亦用中遠近可也  
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受弓矢之賜者鄭玄以此形  
弓旅弓為周禮唐弓大弓唐大是弓強弱之名形旅是  
弓赤黑之色孔意亦當然也此傳及毛傳皆云形弓以  
講德言射川周禮為說也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是習  
射也授使者勞者是講德也講論知其有德乃賜之耳  
襄八年左傳云晉范宣子來聘季武子賦彤弓宣子曰  
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受彤弓於襄王以為子孫藏杜  
預云藏之以示子孫六畜特以馬賜之者為馬供武用  
故也周禮校人云乘馬一師四圍圍養一馬是四匹曰  
乘乘車必駕四馬故也司勳云凡賞無常輕重視功是



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為度論語云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是懷柔遠人必以文德也能柔遠者必能柔近遠近俱安然後國安惠順也康安也言順安小民者安小民之道必以順道安之故言順安也順者順小民之心為其政也論語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是順安也簡恤者共有爾都之文當簡核汝都內善人而任之令以德憂治汝都鄙之人人和政治則汝顯用有德之功成矣言用賢之名既成國君之治亦成也鄭云都國都也鄙邊邑也言都不言鄙由近以及遠也

序魯侯伯禽宅曲阜傳始封之國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傳徐戎淮夷並起為寇於魯故東郊不開作費誓傳魯侯征之於費地而誓衆也諸侯之事而

連帝王孔子序書以魯有治戎征討之備秦有悔過  
自誓之戒足為世法故錄以備王事猶詩錄商魯之

頌音義

伯禽魯侯名不開舊讀皆作開馬本作開費音秘

疏

正義曰魯侯伯禽於成王即政

元年始就封於魯居曲阜之地於時徐州之戎淮浦  
之夷並起為寇於魯東郊之門不敢開闢魯侯時為  
方伯率諸侯征之至費地而誓戒士眾火錄其誓辭  
作費誓傳正義曰經稱淮夷徐戎序言徐夷略之也  
此戎夷在魯之東諸侯之制於郊有門恐其侵逼魯境故東郊之門不開

費誓傳費魯東郊之地名疏

傳正義曰甘誓收誓皆至戰地而誓知費

非戰地者東郊不開則戎夷去魯近矣此誓令其治兵器具糗糧則是未出魯境故知費是魯東郊

地名非  
戰處也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傳伯禽為方伯監七百里內之諸  
侯帥之以征歎而勅之使無喧譁欲其靜聽誓命徂茲  
淮夷徐戎並興傳今往征此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並起  
為寇此戎夷帝王所羈縻統叙故錯居九州之內秦始  
皇逐出之善穀乃甲冑敵乃干無敢不弔傳言當善簡  
汝甲鎧冑兜鍪施汝楯紛無敢不令至攻堅使可用備  
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傳備汝弓矢弓

調矢利鍛鍊戈矛磨礪鋒刃皆使無敢不功善音義

譚戶

承反監工銜反轅了彫反敵居表反弔音的鎧苦代反

兜丁侯反鑿音矛植常準反又音允紛芳云反令力呈

反鍛丁亂反礪力

**疏**

正義曰魯侯將征徐戎召集士衆歎而勅之公曰嗟在軍之人無得

喧譁皆靜而聽我誓命今往征此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以其並起為寇故也汝等善簡擇汝之甲冑施汝楯紛無敢不令至攻極堅備汝弓矢一弓百矢令弓訓矢利鍛鍊汝之戈矛磨礪汝之鋒刃無敢不使皆善成之使善言不善將得罪也傳正義曰禮諸侯不得專征伐怕州牧於當州之內有不順者得專征之於時伯禽為方伯監七百里內之諸侯故得帥之以征戎夷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以八州八伯是州別立一賢侯以為方伯即周禮大宗伯云八命作牧是也禮記明堂位云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孔意以周之大國不過百里

禮記云七百里者監此七百里內之諸侯非以七百里地并封伯禽也下云魯人三郊三遂指言魯人明於時軍內更有諸侯之人故知帥七百里內諸侯之人以之共征也鄭云人謂軍之士衆及費地之民案下句令填塞坑穽必使軍旁之民塞之或當如鄭言也詩美宣王命程伯休父率彼淮浦省此徐土知淮夷是淮浦之夷徐戎是徐州之戎也四海之名東方曰夷西方曰戎謂在九州之外此徐州淮浦中夏之地而得有戎夷者此戎夷帝王之所羈縻而統敘之不以中國之法濟其風俗故得雜錯居九州之內此伯禽之時有淮浦者淮浦之夷並起詩美宣王命名穆公平淮夷則戎夷之處中國久矣漢時內地無戎夷者秦始皇逐出之始皇之崩至孔之初惟可三十四年古老猶在及見其事故孔得親知之也王肅云皆紂時錯居中國經傳不說其事無以知紂時來也世本云紂作甲宋仲子云少康子杼也說文云胄兜鍪也兜鍪首鎧也經典皆言甲胄秦世已

來始有鎧兜鑿之文古之作甲用皮秦漢以來用鐵鎧  
鑿二字皆從金蓋用鐵為之而因以作名也甲冑為有  
善有惡故令敕簡取其善者鄭云敕謂穿徹之謂甲繩  
有斷絕當使敕理穿治之于是楯也敵乃干必施功於  
楯但楯無施功之處惟繫紛於楯故以為施汝楯紛紛  
如綬而小繫於楯以持之其以為飾鄭云敵猶繫也王  
肅云敵楯當有紛繫持之是相傳為此說也弔訓至也  
無敢不令至極攻堅使可用鄭云至猶善也備訓具也  
每弓百天弓十天十使其數備足令弓調矢利案毛傳  
云五十矢為束或臨戰用五十矢為束凡金為兵器皆  
須鍛礪有刃之兵非倘戈矛而已云鍛鍊戈矛磨礪鋒  
刃令其文互相通稱諸侯兵器皆使無敢不功善令皆  
利快也

今惟淫舍牯牛馬傳今軍人惟大放舍牯牢之牛  
馬言軍所在必放牧也杜乃獲斂乃寔無敢傷牯牯之

傷汝則有常刑傳獲捕獸機檻當杜塞之窵穿地陷獸  
當以土室斂之無敢令傷所放牯牢之牛馬牛馬之傷

汝則有殘人畜之常刑音義

牯工毒反杜本又作殷獲  
華化反徐戶履反斂徐乃

協反又乃結反窵在性反檻戶減  
反室珍衆反畜許六反又丑六反  
疏正義曰此戒軍旁  
欲大放舍牯牢之牛馬令牧於野澤杜汝捕獸之獲塞  
汝陷獸之窵無敢令傷所放牯牢之牛馬牛馬之傷汝  
則有殘害人畜之常刑傳正義曰淫訓大也周禮充人  
掌繫祭祀之牲拴祀五帝則繫於牢芻之三月鄭玄云  
牢開也校人掌王馬之政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然則  
掌牛馬之處謂之牢開牢開是周衛之名也此言大舍  
牯牛馬則是出之牢開牧於野澤令其逐草而牧之故  
謂此牢開之牛馬為牯牛馬而知牯即閑牢之謂也故

言大放舍牯牢之牛馬言軍人所在必須放牧此告軍  
旁之民也既言牛馬在牯遂以牯為牛馬之名下云無  
敢傷牯謂傷牛馬牯之傷謂牛馬傷也鄭玄以牯為  
牯之牯施牯於牛馬之脚使不得走夫周禮賓氏掌為  
阱獲以攻猛獸知弇獲皆是捕獸之器也檻以捕虎豹  
穿地為深坑又設機於上防其躍而出也穿以捕小獸  
穿地為深坑入必不能出其上不設機也穿以穿地為  
名獲以得獸為名獲亦設於穿中但穿不設機為異耳  
杜塞之室斂之皆閉塞之義使之填坑廢機無敢令傷  
所放牯牢之牛馬牛馬之傷汝則有殘人畜之常刑今  
律文施機槍作坑穿者杖一百傷人之畜產者償所減  
價王肅云杜閉也獲所以捕禽獸機檻之屬斂塞也穿  
穿地為之所以陷墮之恐害收牛馬故使閉塞之鄭玄  
云山林之田春始穿地為穿或設獲其中以遮獸獲作  
別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傳馬牛其有風佚臣



妾逋亡勿敢棄越壘伍而求逐之役人賤者男曰臣女  
曰妾祇復之我商賚汝傳衆人其有得佚馬牛逃臣妾  
皆敬還復之我則商度汝功賜與汝乃越逐不復汝則  
有常刑傳越逐為失伍不還為攘盜汝則有此常刑無  
敢寇攘踰垣牆傳軍人無敢暴劫人踰越人垣牆物有  
自來者無敢取之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傳軍人  
盜竊馬牛誘偷奴婢汝則有犯軍令之常刑甲戌我惟  
征徐戎傳誓後甲戌之日我惟征之峙乃糗糧無敢不

逮汝則有大刑傳皆當儲峙汝糗糒之糧使足食無敢  
不相逮及汝則有乏軍興之死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  
楨榦甲戌我惟築傳總諸侯之兵而但稱魯人峙具楨  
榦道近也題曰楨旁曰榦言三郊三遂明東郊距守不  
峙甲戌日當築攻敵壘距堙之屬無敢不供汝則有無  
餘刑非殺傳峙具楨榦無敢不供不供汝則有無餘之  
刑刑者非一也然亦非殺汝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  
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傳郊遂多積芻茭供軍牛馬不

多汝則亦有之軍興之大刑音義

通布吳反佚音逸商如字徐音章費力代

反徐音來度待洛反攘如羊反垣音袁峙直里反爾雅云具也糗去九反一音昌紹反糧音良糒音備賴徐音

貞榦工翰反築陟六反守手又反疏正義曰馬牛具有

埋音因供音恭芻初俱反茭音交放佚臣妾其有逋

逃汝無敢棄越壘伍而遠求逐之其有得佚馬牛逃臣妾皆敬還復之歸於本主我則商度汝功賞賜汝汝若

棄越壘伍遠求逐馬牛臣妾及有得馬牛臣妾不肯敬還復歸本主者汝則有常刑傳正義曰僖四年左傳云

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賈逵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然則馬牛風佚因牝牡相逐而遂至放佚遠去也逋

亦逃也軍士在軍當各守部署止則有壘壁行則有隊伍勿敢棄越壘伍而遠求逐之周禮大宰以九職任萬民八曰臣妾聚斂疏材僖十七年左傳云晉惠公之妻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

女招曰然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是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也古人或以婦女從軍故云臣妾逋逃也峙具也預貯米粟謂之儲峙鄭衆云糗熬大豆及米也說文云糗熬米麥也鄭玄云糗擣熬穀也謂熬米麥使熟又擣之以為粉也糗乾飯也糗糒是行軍之糧皆當儲峙汝糗糒之糧使在軍足食無敢不相逮及謂糧儲少不及衆人汝則有乏軍興之死刑興軍征伐而有乏少謂之乏軍興今律乏軍興者斬指言魯人明更有他國之人總諸侯之兵而但謂魯人峙具楨榦為道近故也峙具楨榦以楨築之用題曰楨謂當牆兩端者也旁曰榦謂在牆兩邊者也釋詁云楨榦也舍人曰楨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榦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三郊三遂謂魯人三軍周禮司徒萬二千五百家為鄉司馬法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一鄉為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諸侯大國三軍亦當出自三鄉也周禮又云萬二千五百人為遂遂人

職云以歲時稽其人民簡其兵器以起征伐則六遂亦當出六軍鄉為正遂為副耳鄭衆云六遂之地在王國百里之外然則王國百里為鄉鄉在郊內遂在郊外釋地云邑外謂之郊孫炎曰邑國都也設百里之國去國十里為郊則諸侯之制亦當鄉在郊內遂在郊外此言三郊三遂者三郊謂三鄉也蓋使三鄉之民分在四郊之內三遂之民分在四郊之外鄉近於郊故以郊言之鄉遂之民分在國之四面當有四郊四遂惟言三郊三遂者明東郊令留守不令峙楨榦也上云甲戌我惟征徐戎此云甲戌我惟築期以至日即築當築攻敵之壘距堙之屬兵法攻城築土為山以闕望城內謂之距堙襄六年左傳云晏弱城東陽而遂國萊甲寅堙之環城傳於堞杜預云堞女牆也堙土山也周城為土山及女牆宣十五年公羊傳楚子圍宋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闕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何休云堙距堙上城具也是攻敵城壘必有距堙知築者築距堙之屬也上云

無敢不逮此云無敢不供下云無敢不多文異者糗糧難備不得偏少故云無敢不逮損餘易得惟恐闕事故云不敢不供芻蕘賤物惟多為善故云無敢不多量事而為文也不供汝則有無餘之刑者言刑者非一謂合家盡刑之王肅云汝則有無餘刑父母妻子同產皆生之無遺免之者故謂無餘之刑然入於罪隸亦不殺之鄭玄云無餘刑非殺者謂盡奴其妻子不遺其種類在軍使給廩後反則入於罪隸春櫟不殺之周禮司厲云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春櫟鄭玄云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女同名鄭衆云輸於罪隸春人櫟人之官也然不供損餘雖是大罪未應緣坐盡及家人蓋亦權以脅之使勿犯耳芻蕘鄭云芻乾芻也

序秦穆公伐鄭傳遣三帥帥師往伐之晉襄公帥師敗諸峭傳峭晉要塞也以其不假道伐而敗之囚其

三帥還歸作秦誓傳晉舍三帥還歸秦穆公悔過作

誓音義

秦穆公伐鄭事見魯僖公三十三年三帥色類反下注同謂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崤戶

交反塞悉代疏正義曰秦穆公使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三帥師伐鄭未至鄭而還晉

襄公帥師敗之於崤山因其三帥後晉舍三帥得還歸於秦秦穆公自悔已過誓戒羣臣史錄其誓辭作

秦誓傳正義曰左傳僖三十年晉文公與秦穆公圍鄭鄭使燭之武說秦伯秦伯竊與鄭人盟使杞子逢

孫揚孫成之乃還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

公訪諸蹇叔蹇叔曰不可公辭焉名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伐鄭是造三帥帥師往伐之事也序言穆公

伐鄭嫌似穆公親行故辨之耳杜預云殺在弘農澠池縣西築城守道謂之塞言其要塞盜賊之路也崤

山險阨是晉之要道關塞也從秦嚮鄭路經晉之南境於南河之南峭關而東適鄭禮征伐朝聘過人之國必遣使假道晉以秦不假道故伐之左傳僖三十二年晉文公卒三十三年秦師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矯鄭伯之命以牛十二犒師並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先軫請伐秦師襄公在喪墨絰經夏四月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是襄公親自帥師伐而敗之囚其三帥也春秋之例君將不言帥師舉其重者此言襄公帥師依實為文非彼例也又春秋經書此事云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實是晉侯而書晉人者杜預云晉侯諱背喪用兵通以賤者告也是言晉人告魯不言晉侯親行而云大夫將兵大夫賤不合書名氏故稱人也直言敗秦師于殽不言秦之將帥之名亦諱背喪用兵故告辭略也左傳又稱晉文公之夫人文嬴秦女也諱三帥



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鄭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秦伯素服郊次嚮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是晉舍三帥而得還秦穆公於是悔過作誓序言還歸謂三帥還也嬖穆公身還故辨之公羊傳說此事云匹馬隻輪無反者左傳稱秦伯嚮師而哭則師亦少有還者

秦誓傳貪鄭取敗悔而自誓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傳誓其羣臣通稱士也予警告汝羣言之首傳衆言之本要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傳言民之行已盡用順道是多樂稱古人言悔前不

順忠臣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傳人之  
有非以義責之此無難也若已有非惟受人責即改之  
如水流下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傳  
言我心之憂欲改過自新如日月並行過如不復云來  
雖欲改悔恐死及之無所益責我

樂音洛俾必爾反  
下同復扶又反疏

正義曰穆公自悔伐鄭乃集羣臣而告之公曰咨嗟我  
之朝廷之士聽我告於汝無得喧譁我誓告汝衆言之  
首詰汝以言中之最要者古人有言曰民之行己盡用  
順道先多樂言順善事則身大樂也見他有非理以義  
責之此無難也惟已有非理受人之責即能改之使如  
水之流下此事是惟難哉言己已往之前不受人言故

自悔也。今我心憂欲自改過自新，但日月益為疾行，如  
似不復。云來恐已老死，不得改過也。傳正義曰：士者男  
子之大號，故羣臣通稱之。鄭云：誓其羣臣下及萬民，獨  
云士者，舉中言之。訖盡也。自用若順盤樂也。盡用順道  
則有福，有福則身樂，故云是多樂也。稱古人言者，悔前  
不用古人之言，不順忠臣之謀，故也。昔漢明帝問東平  
王劉蒼云：在家何者為樂？對曰：為善最樂。是其用順道  
則多樂。逾益邁行也。員即云也。言日月益為疾行，並皆  
過去，如似不復。云來畏其去而不復來，夜而不復明，言  
已年老前迹稍近，雖欲改悔，恐死及之，不得修改身無  
所益也。王肅云：年已衰老，恐命將終，日月遂往，若不云  
來將不復見，日月雖欲改過，無所及。益自恨改過遲晚，  
深自咎，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傳惟為我執古義，  
責之辭。

之謀人，謂忠賢蹇叔等也。財曰：未成我所欲，反忌之耳。

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傳惟指今事爲我所謀之人

我且將以爲親而用之悔前違古從今以取破敗音義

爲于偽反下疏正義曰此穆公自說己之前過我欲伐

爲我謀同鄭之時羣臣共爲謀計惟爲我執古義

之謀人我則曰未成我之所欲反猜忌之惟指今事爲

我所謀之人我且將以爲親已而用之悔前違古從今

自取破敗也其古之謀人當謂忠賢之臣若蹇叔之等

今之謀人勸穆公使伐鄭者蓋謂杞子之類國內亦當

有此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傳言前雖則

有云然之過今我庶幾以道謀此黃髮賢老則行事無

所過矣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傳勇武番番之

良士雖衆力已過老我今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伋伋

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傳伋伋壯勇之夫雖射御不

違我庶幾不欲用自悔之至音義

音波伋許訖反又魚乞反馬本作訖訖

無所省錄之貌徐疏正義曰言我前事雖則有云然之

云強狀射神夜反過我今庶幾以道謀此黃髮賢者

受用其言則行事無所過也番番然勇武之善士雖衆

力既過老而謀計深長我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伋伋

然壯勇之夫雖射御不有違失而智慮淺近我庶幾不欲用之自悔往前用勇壯之計失也

惟截截

善諛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傳惟察

察便巧善為辯佞之言使君子迴心易辭我前多有之

以我昧昧愚之不明故也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伎

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傳如有束脩一介臣斷斷猗然

專一之臣雖無他伎藝其心休休焉樂善其如是則能

有所容言將任之音義

裁才節反馬云辭語裁削省要也諛音辨徐數連反又甫淺反

馬本作偏云少也辭約損明大辨佞之人易羊石反昧音妹介音界馬本作介云一介耿介一心端慤者字又

作个音工佐反斷丁亂反又音短猗於綺反又於宜反伎其綺反本亦作技他本亦作它吐何反樂音洛

疏

正義曰惟察察然便巧善為辯佞之言能使君子迴心易辭我前大多有之昧昧然我思之不明故也如有一

心耿介之臣斷斷守善猗然獨無他伎藝而其心樂善休休焉其如是則能有所含容如此者我將任用之悔

前用巧佞之人今將任寬容善士也傳正義曰裁截猶  
察察明辯便巧之善論猶辯也由其便巧善為辯佞之  
言使君子聽之迴心易辭皇訓大也我前大多有之謂  
杞子之等及在國從己之人以我昧昧而闇思之不明  
故有此輩在我側也孔注論語以束脩為束帶脩飾此  
亦當然一介謂一心耿介斷斷守善之貌休休好善之  
意如有束帶脩飾一心耿介斷斷然守善猗然專一之  
臣雖復無他伎藝休休焉好樂善道其心行如是則能  
有所含容言得此人將任用之猗者足句之辭不為義  
也禮記大學引此作斷斷兮猗是兮之類詩云河水清  
且漣猗是也王肅云一介耿介一心端慤斷斷守善之  
貌無他技能徒守善而已休休好善之貌其如是人能  
有所容忍小過寬則得衆穆公疾  
技巧多端故思斷斷無他技者

人之有技若己有之

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傳人

之有技若已有之樂善之至也人之美聖其心好之不  
啻如自其口出心好之至也是人必能容之以保我子

孫黎民亦職有利哉傳用此好技聖之人安我子孫衆

人亦主有利哉言能興國音義

好呼報反  
始疏反  
正義曰此  
說大賢之

行也大賢之人見人之有技如似己自有之見人之有  
美善通聖者其心愛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愛彼美聖  
口必稱揚而薦達之其心愛之又甚於口言其愛之至  
也是人於民必能含容之用此愛好技聖之人安我子  
孫衆民則我子孫衆民亦主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

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傳見人之有技藝蔽冒疾害以



惡之人之美聖而違背壅塞之使不得上通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傳冒疾之人是不能

容人用之不能安我子孫衆人亦曰危殆哉音義

冒莫報反

注同惡烏路反背音佩壅於勇反塞先得反殆唐在反

疏

正義曰此說大佞之行也大佞之人見人之有

技蔽冒疾害以惡之見人之有美善通聖者而違背壅塞之使不達於在上是人之不能含容人也用此疾惡

技聖之人不能安我子孫衆人則我子孫衆民亦曰危殆哉言其必亂邦也傳正義曰傳以冒為覆冒之冒謂

蔽障掩蓋之也疾謂疾惡之謂憎疾患害之也見人之美善通聖而違背之不從其言壅塞之使不得上通皆

是佞人害賢之行也

邦之杞隍曰由一人傳杞隍不安言危也一

人所任用國之傾危曰由所任不用賢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傳國之光榮為民所歸亦庶幾其所任用賢

之善也穆公陳戒背賢則危用賢則榮自誓改前過之

意音義

机五音反陞五結反徐語折反疏正義曰既言賢佞行異又言

安曰由所任一人之不賢也邦之光榮為民所歸亦庶幾所任一人之有慶也言國家用賢則榮背賢則危穆公自誓將改前過用賢人者也

尚書注疏卷十九

尚書注疏卷十九考證

文侯之命序疏○監本誤刻於標目之下今移正

文侯之命○胡安國曰詩降于黍離書止於文侯之命  
於是春秋作矣

王若曰父義和傳義和字也疏左傳以文侯名仇○臣

召南按文侯唐叔之九世孫穆侯之子也左傳曰穆

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卽文侯  
也又按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文侯十年周幽王爲犬

戎所殺十一年平王東遷洛邑然則此篇其作於平  
王元年乎

費誓序傳諸侯之事而連帝王○

臣召南

按傳言孔子

序書以魯有治戎征討之備秦有悔過自誓之戒足  
爲世法故錄以備王事猶詩錄商魯之頌其義正大  
光明故呂祖謙深取其說而譏後儒議論皆以私意  
窺聖人也

費誓傳費魯東郊之地名○

臣召南

按費去魯尚遠不

得卽言東郊當是魯公帥諸侯之師至費地將戰而  
誓軍士非戰於魯國近郊也孔傳因書序有東郊不  
開之文遂誤以費地爲東郊耳蘇軾謂費在東海郡  
非魯東郊乃當時治兵於費所見甚卓甘誓牧誓費  
誓皆以所戰之地爲誓名也

徂茲○蘇軾謂猶言往者王充耘曰當從孔傳解作往  
征

魯人三郊三遂○蘇軾曰言魯人以別之知當時有諸

侯之師也。賴餘芻蕘皆重物，故獨使魯人供之。

秦誓序還歸作秦誓。○蔡沈曰：以經文考之，繆公之悔，蓋悔用杞子之謀，不聽蹇叔之言也。序亦不明此意。金履祥曰：秦晉交兵之故，具見左傳，而不言作誓之事。書序誤云敗崤還歸之作，惟史記載誓辭於取王官及郊，封崤尸之後，繆公亦自是不復東征矣。臣召南按：謂誓作於崤敗時，自書序後，諸儒並守其說。然以春秋證之，繆公雖素服郊次，嚮師而哭，自此兵連

禍結曾無改悔之心則史記謂此誓作於取王官之後可信也金履祥說雖新實確可以補孔疏所不及疏裏公在喪墨緣經○經監本訛經今改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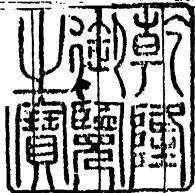
番番良士○王十朋曰番番與申伯番番同

旅力既愆傳衆力○陳師凱曰張氏謂衆力如目力耳力手足之力既愆已皆不及人也

仡仡勇夫○蔡沈曰良士謂蹇叔勇夫謂三帥謊言謂杞子也



如有一介臣○蘇軾曰至哉穆公之論此二人也前一人似房元齡後一人似李林甫後之人主監此足矣



尚書注疏卷十九考證

侍讀臣名南謹言按孔子序書斷自唐堯下訖襄

王之世歷年一千七百三十有四得典謨訓誥誓  
命百篇古帝王繼天出治之大經大法燦然完備  
以傳學者火於秦復出於漢百篇中蓋存者半逸  
者半伏生今文二十八篇孔安國古文連伏生書  
共五十八篇是也五十八篇之在漢世又顯者半  
晦者半古文上秘府事寢不行今文歐陽大小夏  
侯三家並立博士是也三家經文又同者半異者

半西京劉向合校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  
東京蔡邕等考定刻石太學是也自漢及晉之東  
古文復出及齊梁缺簡稍完然天下行古文者半  
不行者半古文但傳江左至隋開皇始頒學官是  
也唐太宗詔孔穎達諸儒撰五經正義於是尚書  
家之說又廢者半行者半專用孔傳今文三家訓  
解遂佚不傳論者謂注經最後出者傳世最遠書  
有孔傳猶易有費詩有毛春秋有左禮有小戴不

其然乎顧自有正義以來讀書家又信者半疑者半穎達同時有馬嘉運撫其疵後時有王元感糾其繆然疑疏不疑傳也至宋信傳者半疑傳者半矣劉敞程子王安石蘇軾諸儒考脫簡訂句讀每離傳以解經然疑傳不疑經也至南宋信經者半疑經者半矣林之奇呂祖謙所著依小序酌傳疏猶不過畧短從長其酷信古文恨不見百篇全經者則有鄭樵其力辨古文疑孔傳一書為偽者則

有吳棫至元吳澄明郝敬直謂尚書真者半偽者  
半自伏生二十八篇以外不可為經當留者半刪  
者半此則不可以不辨者也古文平易淺近較二  
十八篇之渾渾灝灝垂垂誠絕不相類如較偽太  
擔白魚赤烏之妄偽百兩篇豐刑原命之誣其純  
其駁固天地懸隔也且其文變蝌蚪為隸古不無  
得失其篇本書序以詮次不無後先其說採綴載  
籍條貫成章不無增減遷就其閱世自漢至晉不

列庠序後進通儒伏處巖穴者或隨時補苴緣飾  
其間遂令虞夏商周之文如出一手雖朱子亦嘗  
疑之而不能不奉為經者其言道粹然不詭於正  
其言治聲然足為後代準繩大禹謨精一執中上  
紹二典府事歌敘後啟箕疇湯誥言降衷恒性仲  
虺言制事制心千古聖賢學問之淵源功德之根  
本具在古文不可沒也如必尋癡索垢則今文以  
耄年記憶之餘傳誦女子之口音訛字異在所不

免據論語孟子有堯命舜命契之辭則堯典有缺  
文也據左傳范燮范何忌所引大學傳所述則康  
誥有缺文也酒誥之簡俄空夔曰之文再見康誥  
首簡乃言作洛梓材終篇全似告君果與孔門傳  
授經文一一符合乎哉月令本自呂覽王制明出  
漢儒戴記雜採傳說猶且尊為禮經獨於古文嘖  
有煩言非持平之論也且孔傳詁經義實辭簡雖  
有迂曲要非若牟長朱普秦延君輩章句動至數

十萬言之繁猥也又非若馬融鄭元輩動据中候  
璿璣鈴考靈曜諸緯書之奇怪不經也孔疏於制  
度典章徵引該博隨文剖析時有折衷如解武成  
謂簡編斷絕經失其本解無逸謂太甲稱祖未知  
其然解臯陶謨庶明勵翼蕪採王鄭二家解泰誓  
謂文王是追稱非及身改正朔至如据經正火記  
之違据傳闢識書之誕有功聖經實為趙宋諸大  
儒道之先路縱或曲護孔傳義涉支離善學者棄



瑕錄瑜取舍各半可矣但記其過而忘其功可乎  
哉由斯以談即疑傳疑疏亦非持平之論也蔡沈  
生諸儒之後又親承朱子緒言竭其生平功力以  
為集傳宜毫髮無憾矣後人之論蔡傳猶不免於  
信者半疑者半况孔傳作於前漢孔疏作於唐初  
者哉孟子曰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蓋即解釋  
聖人之經而其難已如此也國子監本歲久版字  
漫漶刊敝亦缺者半完者半別風淮雨三豕渡河

每卷譌舛多有今奉

敕校刊

臣

與原詹事

臣浩

等廣蒐舊藏善本對讐是正

訂譌補缺為之句讀以付開雕輯為考證如干條  
附記每卷之末其無他書可据雖明知文有脫誤  
槩仍舊本志慎也

臣謹識

欽定四庫全書

考證跋語